

和喜欢的 你在一起

妖千千——著

①

我听见爱情，我相信爱情
爱情是一潭挣扎的蓝藻
如同一阵凄微的风
穿过我失血的静脉
驻守岁月的信念



后来她才明白，无法拒绝的是开始，无法抗拒的是结束。
有些事，一转身就是一辈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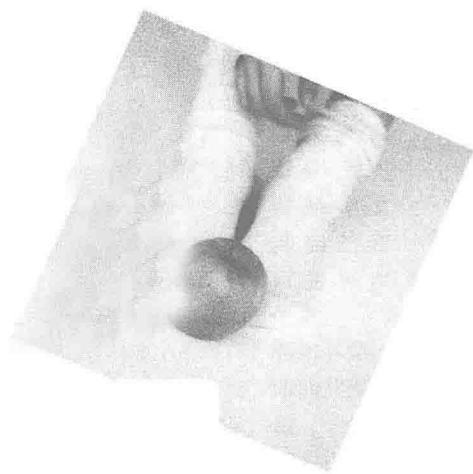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妖千千——著

[上]

和喜欢的 你在一起



If I were to fall in love, it would have to be with you—your eyes, your smile, the way you laugh,
the things you say and do take me to the places
My heart never knew. So, if I were to fall in love, it would have to be with you.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和喜欢的你在一起：全2册 / 妖千千著.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
ISBN 978-7-5399-8644-9
I. ①和… II. ①妖…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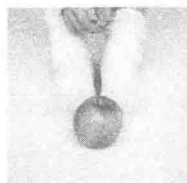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622号

书 名	和喜欢的你在一起
作 者	妖千千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 策 划	戚兆磊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 编 辑	戚兆磊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409千字
印 张	28
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8644-9
定 价	55.00元(全2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811522641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If I were to fall in love,It would have to be with you
Your eyes, your smile,The way you laugh,
The things you say and doTake me to the places,
My heart never knewSo, if I were to fall in love,It would have to be with you.



目 录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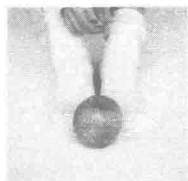
C O N T E N T S



第 一 章	心中的暖阳 /1
第 二 章	秀给别人看的恩爱 /13
第 三 章	女人，因睿智而更美 /28
第 四 章	两个女人之间的较量 /41
第 五 章	命中注定爱上你（一） /52
第 六 章	命中注定爱上你（二） /63
第 七 章	暖暖上心头 /75
第 八 章	来不及说我爱你 /85
第 九 章	爱情之殇 /98
第 十 章	许我霸道地爱你 /110
第 十 一 章	迟来的热恋 /123
第 十 二 章	暖暖的妻，柔柔的爱（一） /134
第 十 三 章	暖暖的妻，柔柔的爱（二） /144
第 十 四 章	爱情的疼 /153
第 十 五 章	相爱，正浓情（一） /164
第 十 六 章	相爱，正浓情（二） /176
第 十 七 章	女儿，爸爸用生命为你铺好今后的路 /186
第 十 八 章	死如秋叶之静美（一） /197
第 十 九 章	死如秋叶之静美（二） /211
第 二 十 章	死如秋叶之静美（三） /222

If I were to fall in love, It would have to be with you
Your eyes, your smile, The way you laugh,
The things you say and do Take me to the places,
My heart never knew So, if I were to fall in love, It would have to be with you.

目 录 [下]
C O N T E N T S



第二十一章	活着的人最煎熬 /237
第二十二章	没有你的日子，我该怎么活？ /248
第二十三章	找爸爸 /258
第二十四章	童安暖母子还活着 /269
第二十五章	妈妈，爸爸来了 /281
第二十六章	夺子大战 /292
第二十七章	同情牌，苦肉计 /303
第二十八章	旧爱重提 /314
第二十九章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 /326
第三十章	回家的路并不平坦 /337
第三十一章	那抹疼，钻心刺骨 /349
第三十二章	走出内心的阴霾 /360
第三十三章	所有的磨砺，只是为了让我们更加相爱 /371
第三十四章	让人揪心的牵挂和思念（一） /383
第三十五章	让人揪心的牵挂和思念（二） /395
第三十六章	让人揪心的牵挂和思念（三） /406
第三十七章	一定要幸福 /424



第一章 心中的暖阳

樱桃很诱人。

鲜红的颜色，映着灯光，玲珑剔透。

虽然只是点缀，却提亮着整个生日蛋糕，为之增色不少。

小女孩站在离蛋糕不远的地方，只是静静地看着。

一头凌乱的枯黄细柔长发；小脸虽说很脏，却有着可爱的婴儿肥，透着悠悠的美人底蕴。

“饿了吧？”

安伯说过，要带她来的这个地方，有吃有喝，而且还不会再受人欺负。

小女孩微微点了点头。

“待在这儿别乱走，”安伯回过头看了看桌上的生日蛋糕，“我去厨房给你拿吃的！”

小女孩再次乖巧地点了点头。她明白安伯的意思——那蛋糕，你动不得。

安伯刚刚离开，楼梯上就传来欢快的脚步声，还伴随着拍打球类的声音。

“哪里来的小乞丐？离蛋糕远点儿！真脏！”

一个小男孩，六岁模样，用的是他一贯的傲慢口吻。男孩很漂亮，但此刻，他黑亮的眸子里却浮动着显而易见的厌恶之色。

女孩闻声看过去，稚气的大眼睛闪烁着黑曜石一般幽深且清澈的光泽。

纯洁的、无畏的、淡然的！

显然，女孩的淡然惹恼了小男孩。小男孩收回了手上正拍打着的篮球，朝着小女孩用力地砸过去。

女孩没料到男孩会不友好成这样，一时间没有防备，被球砸中，跌坐在了冰冷的大理石地上。

“为什么砸我？”女孩有些生气地问。

男孩没想到女孩有胆子责问自己，有些强词夺理道：“你这么脏，把我哥的生日蛋糕都看脏了！还能吃吗！”

女孩没有反驳什么，只是慢慢地从地上爬了起来，不再看男孩，也不再那个生日蛋糕。

男孩感觉到了无趣，恶作剧地说道：“想吃吗？想吃的话，就跪下来求我！”

女孩没有回头，只是淡淡地哼了一句：“不稀罕！”

“臭乞丐，你不识好歹！”小男孩恼羞成怒，捡起滚落在地上的篮球，举过头，想再次

朝小女孩砸去。

“凌远，别对女孩子动粗！”

说话的，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声音很好听很优雅。女孩想，他应该就是安伯口中的大少爷安立行了。

“哥，快让这个臭乞丐滚蛋！她把你的生日蛋糕都看脏了！”那个叫安凌远的小男孩依旧傲慢。

安立行没有回答弟弟的胡搅蛮缠，而是上前一步，蹲下身与小女孩平视着，伸出手轻轻揉了揉小女孩凌乱的柔发，温声说道：“洗洗就漂亮了！”

鲜明的轮廓，温润的眉宇，柔和的灯光照在他身上，让他的面容呈现出如水般的温柔，像是童话中的王子，让人如沐暖阳。

小女孩静静地看着安立行染满温柔的眼眸。悠悠的温暖包裹着她……

“等着！”安立行站起身，迈开长腿走至桌边，捏起蛋糕上那枚用来点缀的樱桃折回，送至她的唇边，“来，吃吧。”

小女孩怔怔地看着安立行那温柔友善的黑眸，微微露出一个甜美的笑。对于一个饥饿了一天的六岁孩子来说，这一刻无疑是高兴的。小女孩微微张开口，咬住樱桃，缓慢地在嘴里咀嚼着。

“甜吗？”

“甜！”小女孩甜甜一笑。

十四年的日月星辰，十四年的风花雪月，足以让陋蛹蜕变成美丽的蝶儿。

只是这只美丽的蝶儿被束缚住了双手双腿，在后排座位上全力地挣扎着。

“暖暖，求求你，别再挣扎了！你会受伤的……”

正开着宝马车的，是个漂亮的阳光男孩，精美绝伦的五官，让他看上去有种脱俗的俊逸。男孩眉头紧皱，心疼不已地朝着后车座里被束缚的女孩哀求道。

“凌远，别闹了，我们回去吧……”即便是在挣扎，童安暖的口吻依旧温和。

“不行！我们不能回去！我绝对不会让你嫁给梁非凡那个变态狂！”一提及“梁非凡”三个字，安凌远漂亮的眸子里满是怒气。

“凌远，我们不能那么自私！我们不能丢下立行哥哥逃走……”

“我们自私？他安立行就不自私了？为了他总裁的位置，他连你都利用！”

“立行哥没有利用我，是我自愿的！”

“什么？童安暖你说什么？你自愿嫁给一个变态狂？”

“是的！凌远，你听我说，但凡立行哥有其他办法，他是一定不会拿我做交换的……”

“那他安立行为什么不选择不当那个总裁？”

安凌远的质问，让童安暖一阵哑然。是啊，不当那个总裁，不也是一种选择吗？

突然间，一道强光刺来：“凌远小心！前面有车……”

半小时后，童安暖跟安凌远的眼罩被取了下来，连同堵在口中的毛巾。童安暖努力地眨

了眨眼睛，这才看清了目的地的环境。

这里是一间仓库，而绑架他们来到此处的，是四个高大健硕的黑衣男子，戴着黑色头套，看不到脸。

“你们是哪个道上混的？连我都敢绑架！知道不知道我是谁啊？”安凌远嚣张地对着四个黑衣男子叫嚷着。

而四个黑衣男子却以“沉默是金”回答了安凌远。

“刚出来混的吧！我警告你们：我可是安立行的弟弟！你们敢动我一根指头，有你们受的！”安凌远依旧不买账地大叫大嚷着，“要钱是不是？我让我哥给你们开张支票，你们想填多少填多少！”

在本市，“安立行”三个字，有着绝对的震撼力。

然……

“安立行？不就是给凌容提鞋的跟班嘛！别叫那么大声……”

仓库门口传来一个慵懒至极的声音。来者的步伐很稳健，却也很是悠闲，就像漫步于丛林间的猎豹，以一种傲慢的姿态视察着自己的领地。

“你谁啊你？敢对我哥不敬！你不想活了！”安凌远叫嚣道。

梁非凡扬了扬眉宇，在唇角勾起一抹不屑的冷笑，懒散地悠声问道：“年轻人，会唱《征服》吗？”

虽然梁非凡的声音平缓且低沉，却有种说不出的压迫感，一种浑然天成的王者霸气。

刚刚还一直嚷嚷个不停的安凌远，不由得被梁非凡这股气势所震慑，下意识地点了点头，随后又猛烈地摇了摇头。

安凌远是个诚实的孩子，之所以点头，表明自己的确会唱；又摇头，则表明了他不服从的态度。

“应该是你唱给我听才对！本少爷就给你这个机会！”安凌远恢复了他一贯的傲慢姿态。一直以来，他都是温室里的花草，过着顺风顺水的少爷生活，除了自己的哥哥之外，没有人可以命令他。

几乎是一瞬间，几乎只是一阵风，安凌远压根就没能看清楚梁非凡的动作。

梁非凡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将安凌远的右手扣住朝墙壁上按去，紧随其后的，是一把闪着寒光的刀，狠狠地朝他的手背砍去……

不像电影里描绘的那样，刀正好落在手指缝里，人却毫发无损！刀正好落在手指缝里没错，可也殃及了肌肉组织，血一下子涌了出来！

诡异的艳红色血液，汇聚成股，从白色的墙壁上一路流下，触目惊心。

“啊……”安凌远闷哼一声，一下子瘫软在地晕厥过去。他——晕血！

一旁的童安暖也吓得够呛，捏紧着双拳，微微颤抖着身体。

梁非凡这才淡淡地朝着童安暖看来，一双蕴满情韵的桃花眼，带着稍稍戏谑的意味。

童安暖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男人很可怕！好像能看穿别人心思似的，在不经意间，就能直逼别人心底最脆弱的一面。

童安暖深呼吸再深呼吸，努力地使自己平静再平静：“这位先生，打狗还得看主人是不是？他是安立行的弟弟……希望您能给安立行个薄面。”

童安暖以一种低姿态的方式提醒着梁非凡。因为在本市“安立行”这个名字，的确能够唬住绝大部分的黑道分子，但通过这个男人一直悠然自得的神情来看，似乎来者不善。

来者穿着烟灰色的休闲装，内敛却不黯然，时尚却不扎眼。

梁非凡的俊脸上并没有什么过多的反应，只是在唇角隐过一线短暂的笑意：“童安暖，我们来玩个游戏吧：你每脱一件衣服，就可以赦免安凌远的一根手指头，五根手指，你可以选择赦免哪一根！”

“……”童安暖着实震惊到无语。

然而，童安暖只用了三秒钟，就给了梁非凡答案：“我不脱，你剁吧！”

童安暖清楚得很：连同里面的小内衣，她身上一共也才三件衣服。即便自己全脱光了，也救不了安凌远的五根手指。

只不过是眼前这个男人玩弄自己的把戏而已。既然起不到什么作用，又为何要自取其辱呢！

童安暖表面上不卑不亢的傲气，在她因害怕而禁不住微微哆嗦起身体的那刻，越发地突显出可爱和柔美。

梁非凡只是淡淡地从上到下快速扫描过童安暖的身体，微微勾动了一下唇角，不显山不露水地回过身，不紧不慢地将手中的短刀在安凌远的运动服上擦拭去血迹。随后，轻轻扬起刀，在安凌远的右手上比画了两下……

“住手！”就在梁非凡有下一步动作之前，童安暖急促地叫停了他。刚刚的血腥场面，已经很好地证明了这个恶魔男人的嗜血和凶残。

“你要剁……就剁我的手吧……”童安暖鼓足勇气说道。

童安暖的社交范围很狭窄，所以她并不认识梁非凡。看着眼前这个笃定如磐石般的人，童安暖似乎已经感觉到他不是个简单的人物。

大哥安立行说过：无计可施时，缓兵之计则是上上计。也不知道自己这么用对不对，童安暖忐忑不安地想着，这万一他真的剁了自己的手指……

童安暖时不时地朝着仓库的门口望去，她希望能有奇迹发生，她期待着大哥安立行能够找到这里……下意识地，她将双手紧紧地握成拳，不敢去看梁非凡。

梁非凡露出一抹浅笑，迈开稳健的步伐，朝着童安缓缓靠近。

“你……你要干什么？别……别过来……”

梁非凡的步步逼近，让童安暖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感。似乎觉得自己周围的氧气都被他吸干净似的让人透不过气来。童安暖能做的，只是一步步地后退……再后退，然而，没几步，就已经抵在了仓库冰凉的墙壁上。

正当童安暖想择路而逃时，却被梁非凡用健硕高大的身体抵在了墙壁上。

“啊……你想干什么……你别乱来……”

童安暖惊声尖叫，拼命地挣扎起来，如同一只受到惊吓的小动物，越发地激起男人骨子

里那股最原始的征服欲望。

梁非凡的大手猛然将她纤细的腰身桎梏。那强而有力的劲道，让童安暖所有的挣扎显得那般的苍白和徒劳。她努力地想用双手撑开自己跟梁非凡的距离，可他那精健的比她高出一个头的身体，实在不是童安暖能够撼动的。

“你……你……你要干什么？”看到梁非凡那缓缓下移的手，童安暖惊恐万状。

下一秒，童安暖整个人都僵硬了。

她的身体告诉她……

原本一直侧着头回避着跟梁非凡正面对视的童安暖，迅猛地回眸与梁非凡对视。呈现在她眼前的，是一张放大的俊脸，一张包裹着戏谑意味的俊脸。

除了大哥安立行，童安暖没有跟其他男人如此近距离过。梁非凡身上淡淡的烟草味儿所包裹的男性气息，逼迫着她的鼻间。童安暖感觉到了不安，再次侧过头，回避他咄咄逼人的幽寒目光，那种目光，直逼童安暖懵懂少女的心湖。

“终于肯正眼看我了……你是在求我吗？刚刚豪迈的巾帼气概呢？”梁非凡的声音，嘶哑而沉稳，如酝酿多年的美酒，让人沉醉而回味。只不过他好听的声音，却染上了浓烈的邪魅。

“我警告你别乱来啊……我大哥安立行马上就来了……啊……”

童安暖话声未落，整个人便像被掐住脖子似的僵硬。那一刻，她似乎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她的身体绷得紧紧的，一动也不敢动。

童安暖惊恐地瞪大双眼，大张着嘴巴，想说什么，却没能发出一个音节来。

“你……变态！”虽说是咬牙切齿，可童安暖哆嗦着身体，却未能发出声音，只是颤抖着嘴唇。而下一秒，童安暖整个人像垂死挣扎的困兽一般，破釜沉舟般扭动起来。

“求求你……别这样对我……别这样……”泪，一下子涌了出来，童安暖苦苦哀求。

“嘘……安静！你会弄坏它的。”

梁非凡以一种温柔如水的方式轻声道：“真是乖孩子，够干净！”

当时的童安暖并没有意识到梁非凡言语中的含义。

梁非凡第一次见到童安暖时，她宛如一只迎风展翅的蝶儿，翩然轻盈，纯美得让人心醉。唯美地展示着青春生命的蓬勃活力，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毫无保留地将生活的美好张扬着，如一抹透进阴霾深处的绚烂阳光！生机的，活力的……

只不过，这只翩然的蝶儿却飞扑进了安立行的怀抱！

瞬间，让所有的美好跌进了罪恶的地狱。

梁非凡幽深的眼眸中，闪过一丝玄寒。他凑上童安暖的耳际，嘶哑着的声音如同来自地狱的音符：“记住：替我守着！谁敢动，我就吃了他！”

“放开我……你神经病！”童安暖再度挣扎了起来，动作幅度很大。

“我大哥安立行是不会放过你的！”说完，童安暖忍无可忍地别过头，但随即就被梁非凡托住面颊扭了回去。

他的唇角勾勒出一弯冷笑，紧随其后，一双温软的唇印了上来，如同蜻蜓点水，吻了她的额头，吻了她的鼻尖，甚至吻到了她的下巴。

童安暖又急又气又恨，可又无可奈何。

最后，梁非凡吻了她因挣扎而汗丝涔涔的面颊，声音从容冷静，却也低柔：“带个吻痕回去跟安立行问好吧！”

“不……不要……”

“这是你逃婚的代价！”他的口气很温柔，甚至可以说是慈祥，像是在教育一个不听话的孩子一样。

“你是谁？”童安暖似乎有种不好的预感。

“安凌远已经被弄进了外面的车里。回去告诉安立行：他押对宝了！”

对于世界来说，你是渺小的，但他却将你视为独一无二的珍宝。

安立行静静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他是个安静的男人，他的安静是可怕的。似乎接触过他的人，很少能看到他有或悲或喜、大起大落的表情。他的言辞很少，大部分的时候，他只是静静地思考着什么。

他的手很漂亮，白皙而润泽，修长而骨感。童安暖很喜欢安立行的这双手，因为在这双魔力而温情的双手呵护下，她度过了一个五光十色、多姿多彩的童年。

他指间夹着一支烟，一支点燃的烟。规律而平缓地点去烟灰，再送至唇边轻吸，动作优雅而娴熟。安立行平日里很少抽烟，只是最近多了些。

烟雾缭绕后的那张温情的脸，读不出神色。烟灰缸里的烟头数，已足够证明他等候了很久。

直到将宝马车开进安家别墅院落，童安暖总算缓过一口气。刚刚的一切，诡异得不可置信，可舌尖处的生疼提醒着她，这一切都是真的。

想起什么后，童安暖对着后视镜看了看自己右侧的面颊，一个深红色的吻痕跃然于腮帮上。她急切地用手去搓揉，却没有丝毫的减轻，也越发地恨那个变态男人。

一想到自己的那个地方被一个陌生男人用手指……童安暖恨不得把那个梁非凡给千刀万剐了。

“暖暖，快进屋吧……大少爷在客厅里等着呢！”安伯的声音，很苍老，岁月总是那么无情地催人老去。

将童安暖送进安家时，安伯曾忐忑不安过，但看到大少爷安立行如此疼爱她后，不由得宽慰许多。

容不得童安暖思考太多，她连忙钻出了宝马车：“我这就回……”

童安暖拔腿就往主体别墅的客厅跑，刚小跑上几步，又回过头说道：“安伯，凌远在车里睡着了……你别叫醒他！”

童安暖一路小跑到客厅，看到大哥安立行果然静静地等在客厅里。不言不语的他，让人敬而远之。

“哥，我回来了……”童安暖不敢走上前，只是远远地站着。

安立行掐断手中的烟，抬起头，淡淡地朝童安暖看过来，在她的脸颊上停了停：“嗯，

回来就好！”安立行是个心思缜密的人，那太过明显的吻痕，他不可能看不到。

童安暖下意识地抚摸脸上的吻痕，偷偷地瞄了大哥安立行一眼，见他依旧一副平淡的表情后，不由得微微失落，原来他并不在乎自己！

“暖暖，你是个大姑娘了，这是我给你新买的内衣，以后别穿什么HelloKitty了。”安立行站起身，将一个纸袋递给童安暖。

童安暖的脸还没来得及羞红，安立行手上的纸袋已经被安凌远抢了过去，翻看一通后，传来他夸张的嚷嚷声：“哥，你竟然给暖暖买这种内衣！”

每每大哥安立行送童安暖东西时，安凌远都会用最贬义最难听的字眼，谁让童安暖眼里只有他安立行呢。

“看，还有蕾丝花边呢！”

童安暖是又羞又气，连忙追着安凌远去抢纸袋。他们有着相同的年龄，相同的风华正茂，他们就这样围绕着大哥安立行的身体，一圈一圈地追逐着。

安立行不动声色地看着，脸上的表情有些复杂。像安凌远现在这么“欺负”童安暖，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只有安凌远太过分时，他才会出言制止，而大部分的时候，他只是感受着他们的青春活力。

追上三四分钟后，童安暖停下了脚步，她的耐力虽说还行，但跟安凌远却打不了持久战。

“喂，童安暖，你不想要了？那我丢垃圾桶好了……”见童安暖停下了步伐，安凌远有些意犹未尽地刺激着她。

“凌远，你的手指好像还在流血！要不，我帮你包扎一下吧……”

说童安暖关心安凌远，那也不假，因为她跟他是情同手足的兄妹，他带着她逃婚，是因为他真心为她好，她懂的！

说童安暖想使坏，也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在她的童年里，安凌远一直扮演着大恶人的角色！

一提及“流血”二字，安凌远突然僵住了，立刻把自己的右手送至眼前……

“啪嗒”一声，纸袋落在了地上。虽说只是小如黄豆的伤口，安凌远看到自己右手指间已经干涸的褐色血痕时，还是夸张地大叫起来：“安伯……安伯……我流血了……我流血了……赶紧给我包扎！”

童安暖眼疾手快，连忙从地上捡起纸袋，朝着沙发上的安立行说道：“哥，我先上楼了！”她迫不及待地想把自己洗干净，因为自己的身体被一个陌生男人给摸过了。

安立行赞赏性地微微颌首。在童安暖跟安凌远的斗争中，童安暖的胜出概率逐渐地提高着。

被安凌远用篮球砸了十四年，即便是块木头，也知道反抗，更别说是聪慧的童安暖了。

身体，已经认认真真地洗上三回了。看到镜中洁白青涩的少女体，童安暖羞羞一笑，连忙用浴巾裹紧自己。

还好，身体还是干净的！

突然，一张邪魅的脸闯进了她的脑海，萦绕的，是来自地狱的魔音：记住，替我守着！谁敢动，我就吃了他！

童安暖猛然一阵惊悚！那个变态的恶魔男人，怎么阴魂不散呢！

替他守着？真可笑！

要守，也得为自己的立行哥哥守着。童安暖对着镜子俏皮地吐了吐舌头，自己竟然会有如此不纯洁的想法。

目光落在床上的纸袋上时，童安暖不由得小脸羞得红彤彤，心里像裹了层蜜糖似的甜。

童安暖认定：普天之下，再也找不出比大哥安立行对自己还好的男人了。

一想到明天自己就要嫁给那个叫“梁非凡”的陌生人了，童安暖的面色不由得黯然下来。

呆坐上一会儿后，她套上了一件睡衣，朝着大哥安立行的房间走去。

门，只是半掩着，好像等待着某个人一样。童安暖推门而入，听到洗手间传来的阵阵流水声，应该是大哥在冲凉。

房间内有些凌乱，床上散落着手机、烟和打火机，还有一些钥匙之类的。童安暖沿着床边坐下，细致地开始给安立行整理起床铺来。

“童安暖！三更半夜的，你在我哥房间里干什么？”门口，传来安凌远的厉声质问。

童安暖扁了扁嘴，没好气地说道：“要你管！”

“哦……我明白了……你想偷看我哥洗澡？”

“我没你那么肮脏！”

“童安暖，你该不会是想勾引我哥吧？真没想到，你是这么个随便的女人！”安凌远满是鄙视的意味。

“安凌远！你胡说八道什么啊！”童安暖有些着急了。

“暖暖，你真要嫁给梁非凡吗？”

“是！”

“我不让你嫁！”

“你有什么资格不让我嫁？”

“你是不是为了安立行，什么都愿意去做？”

“是我自愿的！”

“为什么？”

“因为……因为我想赶紧离开你！离开这个家！被你欺负了十四年，我受够了！”

“我以后不欺负你了！你别嫁了，好不好？”

“不好！”

“暖，我求你了……别嫁好吗？那个梁非凡，不是什么好鸟！传说是个不务正业、不求上进，只会玩人生、玩跑车、玩女人的败类！嫁给那种男人，有你哭鼻子的时候。”

安凌远见童安暖依旧“执迷不悟”，立刻把梁非凡的种种恶劣行径全盘抖出。

其实，童安暖又何尝想嫁呢！她想嫁的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这一个月来，大哥安立行一直默默地抽烟，而且抽得越来越多。一个忧伤的神情，足够

让童安暖心疼不已，她知道这个男人遇上了棘手且难以定夺的事。

“都在呢！”安立行穿着睡衣，头发湿漉漉地从洗手间走了出来。因为经常运动的缘故，身材精健得没有一丝赘肉。

“哥，请你别那么自私！你不能为了你‘凌安’集团总裁的位置，做出这种齷齪的事！这会让我看不起你！”安凌远说服不了童安暖，立刻把矛头指向了大哥安立行。

只是安立行一个犀利的眼神，安凌远的嚣张气焰就退了下去，咬了咬唇，不再吭声。

“童安暖有这个义务！”安立行一字一顿，说得很用力，也很绝情。

“义务？哥，从小到大，我跟暖暖一直都很尊敬你……原来，你当初收养暖暖，就是为了这一天的利用吗？”安凌远有些愤慨。

“好了，凌远！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是我自愿嫁给梁非凡的，没有人逼我！”童安暖淡淡地说道。安立行的话，似乎刺痛了她。她不是不可以嫁，只不过他为什么要把话说得那么绝情！

童安暖站起身，朝着安立行勉强微微一笑：“哥，我回房去了！”

“等等！”安立行的话，透着毋庸置疑的威信，“凌远，下楼让平姐给我煮杯咖啡。”

安凌远幽怨地看了童安暖一眼，还是乖乖听话走了出去。

房间安静了下来，静得能听到彼此的心跳声。童安暖摸不清安立行的心思，过去十多年来一向如此，直到现在，童安暖都没能读懂这个叫安立行的男人。

“恨我了吧……”良久，安立行恢复了他的儒雅，眼眸中透着温存。童安暖一直错觉着把这种温存当成兄妹之外的某种更神圣的情怀。

她摇了摇头，她知道他有不得已的苦衷，他比她更疼。童安暖能够体会出他的挣扎与纠结，矛盾与枷锁。

“立行哥，如果童安暖脏了……你会嫌弃吗？”声音凄凄凉凉的。

安立行幽深的眼眸闪过一丝伤感：“傻！暖丫头在立行哥心里，永远是最干净、最纯洁的……”

童安暖没有说话，微微低垂下小脑袋，消瘦的双肩因哽咽而颤抖，如凄美的落叶。

安立行轻轻将她拥入怀里道：“暖暖，能微笑时，就尽量别哭！立行哥哥答应你：三个月后，一定接你回家！”

所有的故事，都开始在一条芳香的河；涉江而过，芙蓉千朵；诗也简单，心也简单。

——席慕容

三个月，即便是跟魔鬼打交道，自己也要坚持！无论何时，都要在自己心中点一盏灯。只要心灯不灭，就有成功的希望。

有了大哥安立行的那句临行前的承诺，童安暖出嫁的步伐不再那么沉重。

后来童安暖才明白：大哥安立行口中的“童安暖有这个义务”，所谓的“义务”指什么。

后来童安暖才明白：在原谅与绝望之间游荡，唯一的感受就是伤。

后来童安暖才明白：淋过雨的空气，疲倦了的伤心，记忆里的童话已经慢慢地融化。

后来童安暖才明白：无法拒绝的是开始，无法抗拒的是结束。

后来童安暖才明白：有些事一转身就是一辈子……

婚车，是晚上八点来接新娘的。

没有宾客，没有酒席，那是梁家的要求。从安凌远咋咋呼呼的嚷嚷声中，童安暖明白了，原来半年前，梁家有过一场颜面尽失的婚宴。

半年前，梁家曾经为大小爷梁非离举办过一场轰动全市的奢华婚礼。可婚礼上，并没有等到娇艳新娘，等到的，却是一个大木箱，木箱里装着的，是衣衫不整的新娘。

与木箱一同送至婚礼现场的，还有一大沓梁家二少梁非凡跟新娘暧昧的照片！

真够讽刺的！

所以童安暖能理解，为什么梁家要求隐婚了。这也正合了童安暖的意：只要三个月，自己又可以回到安家，没有太多的人知道，岂不更好！

其实童安暖还有一点不明白：自己没有什么倾国倾城之貌，也没有博学的才华，所以，当任意瑶告诉她，“嫁给梁家二少梁非凡，安立行就可以当上‘凌安’集团的总裁了”，这让她很是纳闷儿……

婚房布置得很喜庆。放眼望去，满是玫瑰红的爱情之色，映着晶莹剔透的水晶灯，别样的奢华暧昧，像极了自己期待中的婚房……

只可惜，新郎不是他，而是一个叫梁非凡的陌生人。所以，这喜庆的一切，落入童安暖的眼里，却是那般地刺痛。

童安暖移开眼，静静地走到窗边，去看那满天的繁星。一颗颗亮闪闪的星星，镶嵌在黛色的夜幕上，像熠熠生辉的宝石；淡淡的弯月，隐隐地悬在天之一隅，酷似笑弯了的眉……

童安暖很想回到那个童话般的儿时：偎依在大哥安立行的臂弯里，数着天上的繁星……那唯美的一刻，在她心中永远定格。

“来吧丫头，春宵一刻值千金，我们洞房吧……”身后传来慵懒散漫、却带上了一种如罂粟般罪恶的诱惑声。

童安暖感觉到自己的灵魂都在震颤，身体仿佛一下子掉进了十八层地狱……

那个魔鬼的声音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她本能地转过身，循声望去，看到一张英俊如希腊神像般温润如玉、神态却如地狱撒旦般气势凌人的脸。

梁非凡的嘴角慵懒地上扬，高挺的鼻梁将他那双桃花眼衬得格外狭长，黝黑倨傲的眼眸，目不转睛地盯着童安暖。

“你……你……你……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童安暖问了一句废话。其实之前她就有过强烈的不好预感，只不过没想到，自己的运气会衰成这样。

梁非凡一身黑色的休闲装，那种内敛的黑色，越发衬托出他的挺拔健硕。他不紧不慢地松动着领带，随后褪去了做工精良的西服，缓缓地朝着窗边的童安暖靠近着。

“因为我叫梁非凡嘛……是今晚的新郎！”梁非凡贪婪地扫描着童安暖大红旗袍下包裹

着的曼妙身体，“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童安暖感觉到自己的世界一下子轰然倒塌，自己最担心什么，偏偏来什么。

她咬紧牙关，低垂下头，不再看梁非凡。身体已经抵在了窗台上，无路可退。

梁非凡跟进一步，将上身的衬衫半敞开着，露出麦色的精健胸膛，双手随意地撑在童安暖头侧的窗户上，将娇小的她庇护在自己的怀里，细细地打量一直低垂着眼睑的童安暖，才像叹气似的说道：“你真的很可人！有引男人犯罪的资本……”

梁非凡口中微醺的酒气，喷洒在童安暖的脸侧，让她感觉到了不安。她努力地使自己冷静，可他的气势太过强烈，浓郁的气息强势地占据着她的每一个神经细胞。

梁非凡伸出手，轻抚着童安暖的小脸，感受着她细腻滑嫩的肌肤触感：“做我的女人，我会让你快乐！”他缓缓低下头，去捕捉童安暖那红艳迷人的唇。

“不……”童安暖本能地反抗。

“不！不什么？女人要学会服从！”梁非凡压上童安暖的身体，把她禁锢在自己和窗台之间，低下头，深吸一口气，闻着童安暖身上悠悠的香味，“美好的新婚之夜开始，我会让你终身难忘。”

下一秒，梁非凡将唇覆盖上她的，童安暖紧闭着牙关，不让他得逞。

疼痛刺激着她，童安暖趁梁非凡亲得忘形的时候，狠狠咬上他的舌头。似乎梁非凡没想到看似温顺的童安暖也有暴力的一面，他闷哼一声，赶紧撤回了自己的嘴，鲜血已经从舌尖上流了下来，蔓延至口腔内……

即便再怎么纯情，也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童安暖立刻哆嗦着声音说道：“你……你……你……你别碰我，我来……来例假了！”

梁非凡勾动了一下唇角，笑得阴戾玄寒：“多俗不可耐的台词啊！你这‘例假’来得也太赶巧了吧！”

眼前的这个男人真的很可怕！真的能看穿别人心思似的，童安暖心虚地侧过头，不去正视他那幽寒的眸子。

显然，梁非凡的心理素质固若金汤，在一分钟咄咄逼人的盯看之下，他似乎明白了点儿什么。所以，下一秒，“刺啦”一声，衣服被撕破的声音分外刺耳。

童安暖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出！

“扫兴！”在看到应该看到的内容后，梁非凡淡淡地哼了一声，从童安暖身上爬了起来，他还没饥不择食到去跟一个来了“例假”的女人睡！

梁非凡拾起地毯上的衣物，开始不紧不慢地往身上穿起来……

童安暖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侧头盯着他的一举一动，见梁非凡迈开修长的大腿朝着房门走去时，不由得微微松了一口气。

气才松了半截，梁非凡又突然停下了步伐，静如雕塑一般地矗立着。童安暖的心，一下子又提到了嗓子眼儿。

“童安暖，你胆子真够大的！想知道欺骗我的代价吗？”

阴霆暴戾的声音传来，童安暖禁不住打了个寒战。

“我没有欺骗你……我真……真来‘例假’了……”虽说内心忐忑不安，但童安暖依旧想表现出冷静与笃定。

“哦，是吗？那你的手指，该不会是也来‘例假’了吧？”虽说梁非凡没有转过身来，但他那玄寒盛气，凛然得让她心颤。

童安暖下意识朝自己的左手手指看去：一个小时前愈合的伤口，被刚刚的全力挣扎给再度撕裂开来，艳红的血流了出来，只是童安暖太过紧张，没有感觉到伤口的疼痛。

童安暖本能地把手指藏在了身后。当时她真后悔，自己没听死党莫可可的话，用上颜料，因为她觉得恶心。后来童安暖总结了一下：自己也许应该割身体其他的地方。

正自责着，感觉到一阵寒邪的风朝自己袭来，童安暖还没来得及反应，她那流血的手指就被梁非凡牢牢地禁锢在大手里。

梁非凡一声不吭地看着童安暖那根流血不止的手指。那抹鲜红的血液似乎刺痛了他！其实准确地说，应该是讽刺到了他！一个女人，宁可自残，也不愿意跟他洞房！

再解释什么，也是多余的。童安暖凄美的眼神中，满是恨意。

嫁给他，只是听从哥哥安立行的命令，她别无选择。可明知逃脱不开自己的宿命，她依旧做了最后的挣扎，让这种自残的行为变得可笑，变得徒劳，变得凄楚！

“女人，千万别爱上我！爱上我，我会让你生不如死！”梁非凡冷冷一笑。

“你多虑了！”童安暖淡淡地回应着。

“咱们玩个游戏吧：一个月内，我会让你亲口说‘我爱你’！”梁非凡霸气十足地说道。

“你该不会是想‘屈打成招’吧？”童安暖有些受不了这个男人的自傲。

“如果用屈打成招，只需一分钟，或者更少！”梁非凡冷哼一声。

“啊……疼……”童安暖凄厉的惨叫声划破夜空。

疼痛，蔓延至全身，童安暖疼得浑身禁不住地哆嗦，她强忍着呼之欲出的泪水，咬紧牙关。

下一秒，梁非凡将她娇小的身体打横抱起，朝着洗手间走去。

“你……你要干什么？”童安暖惊声问道。

梁非凡径直把她的身体丢进了偌大的浴缸里：“把那些脏东西给我洗干净了！”

看到梁非凡阴寒着俊脸扬长而去，童安暖立刻从浴缸里爬起来，以百米冲刺的速度飞奔到门前，把浴室的门重重地关上，并上了锁。

童安暖背靠着门，大口喘着粗气，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刚刚被浴缸撞得生疼。她很想要大哭一场，可却流不出眼泪，这些疼，都是她自找的。既然只是一场交易，自己又为何要死死守候？从了他，也许会少吃点儿苦头……

可她不甘心！

“砰”的一声响，身后浴室的门被重重地关上。

梁非凡在原地微微怔住：洞房花烛夜，被妻子用自残的方式给拒绝了……真够讽刺的！他轻舔了一下自己的唇，上面还残留着她的血。

味道还真不错！梁非凡的唇角勾起一抹自嘲的冷笑。